

陈青云作品集

铁笛震武林

(下)



(台湾) 陈青云 著

海南(三环)出版社

第十章 情天双怪

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，两重光幕，已告接触。

“噗！噗！噗！”劲气互撞，发出一连串的巨响，劲力激荡，向四外飞进疾射，锐风万啸中——

传出一声尖锐刺耳的金铁交鸣声。

银杖骷髅令主，一个倒翻，飘落三丈之外。刚才的碰击，银杖几乎出手，忙一检视，一生赖以成名的“银杖骷髅令”竟被崩坏了半寸一块裂口，不由一阵急怒攻心，浑身簌簌而抖。

兵刃被毁，岂不等于去名除号。

司徒文也在同一时间，身形连晃，退了三步，他的右肩，已被银杖微微拂中，痛入骨髓，按捺住一声闷哼。

铁笛下垂，若无其事的站立当场。

场中众人这时才回过魂来。

那被铁笛书生怪啸震伤的，兀自倒地不起。

周遭又恢复了冷清，凄凉——

一声凄厉绝望的长啸，发自银杖骷髅令主的口中，在晓色朦胧中，那啸声是如此的苍凉，凄怨——

它代表了一代英雄的悲哀末路。

人随声起，啸声渐去渐远，只剩袅袅余音荡漾空间。

穷家帮众，垂头丧气的扶起伤者，纷纷隐去。

司徒文长吁了一口气，点头赞赏对方不失英雄本色。

现在，场中只剩下雪山魔女和司徒文，相对无语。

一场风暴过去了，她又回到了现实，一缕幽怨，也跟着由心的深处升起，不禁发出一声苍凉凄绝的叹息。

这一声幽幽长叹，像箭般射入司徒文的心坎。

她竟是这样的痴心苦恋。

他不禁心中一动，星目一扫眼前的一代妖姬，另一个意念，又倏自心中升起，她虽美如天仙，但内心却卑贱无耻，而且自己已经与公羊蕙兰姑娘定了名份。

于是——

一丝冷意，立上面庞。

的确，雪山魔女的美，有如悒露春花，没有人见了她不砰然心动，为她着迷，甘愿拜倒石榴裙下。

他不敢再向她多看一眼，他怕禁不起诱惑。

他想起山岭小屋中的那一场绯色绮梦，犹觉耳红面热，心跳不已，他把那回事，当作了一场荒唐的春梦。

她犹如一朵被弃于地的鲜花，行将化作春泥。

一颗心，直向无底的深渊沉落！沉落……

他想到母亲和姐姐，现在也许正在想念他，丞盼他去援救，也许正在受着逍遥居士的折磨，也许……

他心急如焚，似乎分秒的时间也无法忍耐！

“李姑娘……”

她蓦然抬起粉面，美目中流露出无限凄怨，注视着曾经共过患难，亲热的呼唤着兰姐的他，如今兰姐已被唤作李姑娘，这一声声生分的称谓，使她芳心尽碎。

“大德不敢忘，容后再为图报！”

声出人起，待到报字传来，人影已杳。

她肝肠寸断的看着他翩然而逝，她这时，脸皮再厚，也不能追赶上去，即使追上了，她已能怎样？

“痴心女子负心郎！”她喃喃自语了一句，两行清泪，又顺着粉颊流下，她的心已被撕成碎片，向虚空飘浮。

晓风，吹拂着她洁白如雪的衣袂。

天明了，而她，仍如置身在漆黑的暗夜中。

她没有天明，因为在命运之神的播弄下，她失去了生命的光，她宛如阴险风涛中的一叶孤舟，四顾茫茫。

叱咤江湖，睥睨风云，姿容颠倒众生，武功震慑群雄的她，这时，万念俱灰，心冷如水。

生命——

对于她也好像失去了应有的价值，她已失去了生存的意义！

晨光曦微中，她也走了。

怀着一颗破碎的心走了。

她不再有希望，也不再有憧憬，一切都幻灭了。

官道上——

一个白衣丽行，娇美如天仙，但却秀眉紧锁，禹禹而行，她的脚步，一如她内心般的沉重。

蓦然！一声宏亮震耳的佛号，起自身前。

她芳心一震，止步停身，抬起失神的秀目一看，面前整齐的排着数重人墙，僧道俗均有，都是满脸凝重愤怒之色。

当先一个黄袈裟的高大老和尚，她认得出，这老僧是峨眉佛印禅师，佛印禅师身后，一字形排着七个白眉老僧，低眉合目，一脸肃然之色，是昆仑七老，再以后层层分列，不下五十人之多……

她此刻，心灰意冷，杀机尽泯，不复昔日的骄横倨傲，凤目一扫众人之后，侧身就想从旁边走避。

佛印禅师，宽大的袍袖轻扬，一股飒然罡风，凛冽雄浑，随一摆之势拂出，阻住雪山魔女的身形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女施主请止步！”声如洪钟，嗡嗡震耳。

她不由一愣，敢情这些五大门派的各代高手，是冲着自己而来，粉面一寒，冷冰冰的向佛印禅师说道：“老禅师此举是何用意？”

“善哉！善哉！孽海无边，回头是岸……”

“大和尚是向小女子说法劝善来了？”

“罪过！罪过！我佛说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！女施主妄逞凶顽，残杀我五大门派弟子三十人之多，老纳受五大门派之托，特地前来寻找女施主，消弭此劫！”

她一听，当面这些名门正派的高手，果然是专门冲着自己一人而来，本来已如死灰的心海，又开始激荡，一股孽火又在心底燃烧，已泯的杀机也逐渐抬头。

“为了区区小女子一人，竟劳五大门派，这么多位高僧剑士，长途跋涉，千里追踪，不敢当之至！”

说完，发出一阵银铃般的娇笑，这一笑有如玉盘落球，乳莺初啼，柔媚入骨的娇躯也跟着花枝乱颤。

佛印禅师，垂眉合目，露出一副庄严宝相。

昆仑七老，合口同唱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！”

其余一般年青高手，一个个耳热心跳，目眩神驰！

佛印禅师，双目一睁，精光隐现，沉声道：“女施主如能回头是岸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雪山魔女粉面倏寒，杏目中煞光隐隐，抢着道：“大禅师是否知道五大门派弟子致死之由？”

佛印禅师闻言，悟了一怔，道：“难道还有什么另外的原因不成？”

“小女子剑下一向不容轻薄邪淫之徒！”

“这就是女施主杀人的道理，所有毁在你手下的人都是轻薄之徒，我看，未必尽然吧？”

“不错，这是他们取死之道！”

“女施主造此无边杀孽，有干天和！”

“依大禅师之意，准备如何处理？”

“请女施主随同老纳返回峨眉，由五大门派公决！”

雪山魔女，不由粉面变色，杀机顿起，大声道：“如果小女子不愿就范呢？”

佛印禅师，双目倏睁，精光暴射，声如沉雷的道：“佛门虽广，不渡无缘之人，女施主如果积恶不返，一意孤行，那老纳只有传令下手擒拿！”

随着这一句话，人影晃处，已把雪山魔女团团围住。

她粉面一变，柔媚中含着三分不屑，转身逐一向四周打量，看得一群年青高手，纷纷低头。

人比花娇，花无人媚，这一代红粉女魔，艳光照处，任你定力再高，也得为她的绝世芳姿倾倒。

只见她芙蓉如面玉为骨，双瞳剪水，琼鼻瑶口，满头青丝，如乌云覆压，蜂腰肥臀，胸前双峰隐隐，配上那一身白色宫装，比起西子王嫱，犹胜三分。

飘飘然若嫦娥降世，仙女临凡。

四周年青高手，一个个怦然心动。

“女施主是否经过三思？”

“我李玉兰，敢作敢当，用不着三思四思。”

佛印禅师，闻言之下，脸罩寒霜，声如沉雷般道：“女施主既然执迷不悟，恕老纳得罪了！”

场中空气，倏呈紧张。

众人对于这一代妖姬的功力，可知之甚详，要想降服她，可得要大费一番手脚，也许要付出相当的代价。

“本姑娘话可说在头里，一切后果，恕不负责！”

“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！”

声落，人群中闪出武当十大弟子中的一元子，向佛印禅师恭声道：“武当门下一元子请命！”

佛印禅师，微一颌首。

一元子长剑一领，就向雪山魔女欺去。

雪山魔女，粉脸遽变，杀机立起，嘴角噙着一丝冷笑，既未作势，也未戒备，根本就不把一元子看在眼里。

一元子是武当年青一代弟子中，十子之首，武功自非等闲，见雪山魔女那一副傲态，怒火陡炽！大喝一声：

“请亮兵刃！”

雪山魔女并不答话，从鼻孔里冷哼了一声。

一元子首先请命出手，当然是自命造詣不凡，要想在五大门派众高手之前，一露身手，见对方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下，那能不气。

刷的一声，剑气如虹，白光闪处，带起嗤嗤剑风。一招“三环套月”，有若暮秋花飘，旋舞飞翔，当头罩落。

雪山魔女，仍是不闲不避，婷婷绰立，眼看……

当剑光将要及体的刹那，娇娇轻灵妙曼的一扭一转，避赤来势，右手五指，幻起瓣瓣兰花，捷如电闪的向剑身抓去。

这一着不但出于一元子意料之外，而且也使四周众人大吃一惊，想不到，她竟敢狂到这般地步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！

一元子一剑刺空，顿感不妙，蓦见对方，五指幻起瓣瓣兰花之形，向剑身上搭来，快得简直无法形容，抽招换式，已经不及，只觉持剑的手一紧一松，一支青铜长剑，竟告脱手，骇然而退，脸呈死灰之色！

众人只觉眼前一花，两人乍合倏分，一元子的长剑，已到了雪山魔女手中，不由惊噫出声。

佛印禅师，定力何等深厚，竟也不由面目失色。

以一元子的造詣，竟然在对方手下走不出一招。

人影一阵晃动，武当十子中的另外六子，已纷纷纵落当场，满脸愤容，把雪山魔女围在垓心。

齐齐怒哼一声，六只长剑，幻起弥天剑气，如满空瑞雪纷飞，

凌厉狠辣的洒向雪山魔女！

雪山魔女，冷森森的笑了一声，玉腕划处，长剑已掣在手中，一片寒森森的冰飏，超越寻常的威猛劲力，以浪排涛涌之势，漫卷向攻来的六只长剑。

一片金铁交鸣之声过处，人影乍合倏分。

在这电光石火之间，她各接了武当六子每凌厉的一剑，这种玄奇绝奥的剑法，和深沉的内力，简直是骇人听闻。

武当六子，一退之后，六道凛寒刺骨的剑气，又骤若闪电般，射袭过去，点点星芒流泻，射向她周身要害大穴。

雪山魔女，樱口紧抿，手中剑一腾一转，舞起一片泼水不入的劲气气墙，抵住了六子凌厉毒辣的剑式。

六子招式一变，六只长剑，颤成千条寒光，一片劲冷剑气，挟雷霆万钧之势，又指向她周身百骸。

她见武当六子，竟然着着进逼，招招毒绝，不由勾起她的杀机，手中长剑，震出几条锐利无比的剑气，迎击那千条寒光，以十成功力，贯注剑身，剑声嘶吼刺耳欲聋。

“铿！铿！”连声，寒光暴敛，惊呼声中，有两缕白光，冲天而起，划空射向场外，显然六子之中，有两人长剑已被磕飞。

六子被她这奇诡狠辣的一招，震得一怔神。

五大门派观战高手，也暴发了一声惊叫。

就在六子这一怔神之间，她以最捷快的速度，左手暴弹出几缕幽幽的阴风，右手长剑，就势变招，身形猛欺一步，只见白芒闪处，惨号立起。

这种罕见手法，真是奇诡精奥，狠辣兼备。

就在惨号顿时的刹那之间，昆仑七老，闻声知变，同时距离斗场也最近，不约而同的，各劈出一掌。

昆仑七老，年纪均在七十开外，功力何等深厚，这七人同时劈出一掌，劲势之强，足可扫平一座小丘。

雪山魔女，蓦觉一片罡风，由身后涌来，劲势之强，惊世骇俗，有若山崩海啸，滔天洪流。

刚猛疾劲，无可无拟，念头未转，劲风已将及体，千钧一发之间，急提丹田真气，雪山派绝传的“凌虚身法”，已然施出。

只见她凌空的身形，曼妙如仙，在空中，奇异的随着汹涌的劲风飘荡，轻巧得如一根羽毛般，随风飘舞着。

原来这种绝妙的身法，专靠一口丹田真气，全身就像是一根羽毛般，使那凌厉，刚猛无俦的狂飚，击中身上而毫不着力。

她任督二脉，已为司徒文打通，所以提气运功，极是容易，否则恐怕等不及施出身法，就得伤在七老手下。

场中连佛印禅师在内，全被她这一手身法，愣住了。

众人这才看清，武当六子，连首先下场的一元子在内，共是七人，三人失剑，两人负伤，道袍上血迹殷然，另两人已被她指风袭中，倒地不起。

武当十子中的七子，全部锻羽，狼狈已极的退了下去。

这时，昆仑七老，已与她面对而立。

雪山魔女，面色冷峭，不屑的道：“区区江湖后进的小女子，想不到竟蒙望重一时的昆仑七老，联手赐教，荣幸之至。”

七老不觉面上一红，白眉掀动。

昆仑七老之首的悟真长老，面容一肃，朗声道：“女施主执迷不悟，妄造杀孽，不必再逞口舌之利，老纳等为了消灾弭劫，为苍生着想，也顾不得许多了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雪山魔女，发出一长串凄厉的尖笑，之后接着道：“各门正派，也不过是些欺世盗名之徒，本姑娘何幸，得蒙正派长老联手对付，虽死又复何憾！”

七老面色倏然一沉。

悟真长老高宣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另外六老如响斯应的移身，各按七星方位站立，把她围在正中。

这“北斗七星剑阵”，非遇强仇劲敌，七老等闲决不轻用，他们深知若是以一对一，决难收功。

雪山魔女，心中不由一凛。

随着剑阵的展开，场中顿时充满了腾腾杀机。

又是一声洪亮的佛号，七老长剑已离鞘在手。

这时，旭日高照，霞光万缕，长剑映日生辉。

她自经司徒文替她打通任督两脉之后，功力较前何止增加一倍以上，若以她的“凌虚身法”脱出五大门派的围攻，实在并不太难，但她一向任性逞强已惯，这等临阵脱逃的事，却不屑为。

她深知，五大门派是必欲得她而甘心，在今天这种局面之下，只有凭真功实力，以求解决。

失恋——

对于一个少女，打击是何等的大，她心碎之余，已把生死两字，看得很平淡，生命对于她，似乎已不太重要。

她凄然一笑之后，手中长剑，如灵蛇出洞般，快捷凌厉的向斗柄方位的三个老僧，各攻出一剑。

由于她这一出手，“北斗七星剑阵”陡然发动，斗柄方位的三个老僧，剑起寒芒，各击一剑。

锵锵锵！三响，她被震退了一步。

剑阵一转，斗勺方位的四僧，已移到原来的斗柄方位，轻喝一声，四缕刺骨寒飈，已同时向她射到。

剑气森森，耀目难睁，剑势如滚滚洪波，凌厉狠捷。

她杏目圆睁，杀机罩面，白光闪处，飞快绝速的一挡一封，同时还攻了四剑，这种奇绝的剑法，使七老同感一震。

刹那之间，只见剑气冲霄，寒芒耀眼，剑风疾劲，五丈方圆之内，走石飞沙，劲风呼啸，锐利强猛。

阵势不停的转换，劲势之强猛，好像滔滔滚滚的巨波骇浪，卷涌澎湃，翻滚不息，又若风雪交加，雷轰电闪。

她仗着一柄利剑，宛若入云神龙，在漫天飞舞的罡风电芒之中，左冲右突，横扫直劈，夭矫旋射。

她每出一剑，必受到三剑以上的同时袭击。

半个时辰过去了，她的剑势，不弱反强。

她任督二脉已通，内力如泉涌，不虞匮乏，同时她也逐渐摸清了阵势的攻守原则，所以她出手愈来愈见凌厉。

看得各门派的高手骇凛不已。

又是一个时辰过去了——

昆仑七老，虽仗着玄奇的剑阵，把她困住，却无法擒到她，而她虽竭尽所能，施尽绝招，仍然无法突出剑阵。

昆仑七老，在武林中辈份名望，均极尊崇，合七人之力，竟连一个女子也收拾不下，顿觉面上无法，以他们的修为定力，竟也按捺不住满腹怒火。

七老之首的悟真长老，一声响遏行云的禅唱，阵势陡然而变，左掌右剑，弥天剑气之中，挟以深沉如海的内家劈空掌力。

一时之间，如浪涌波翻，天旋地转，劲风激流如涡，风雷之声大作，神号鬼泣，日月无法。

雪山魔女，蓦感血气微涌，劲风压体，重逾千钧，那雄浑绝伦的掌风，如海浪般一波接一波卷来，加上凌厉的剑势，一时手忙脚乱，呼吸窒塞。

“嗤！”的一声，右肩已被剑尖刮裂一道三寸长的血口，鲜血立刻飞洒而出，一阵攻心急痛，几乎踉跄扑倒。

她出道以来，第一次如此狼狈。

一股倔强好胜的意念，使她内力陡增，脸上发光更炽。

仰天一声厉啸，用足十二成功劲，手中剑舞成一重劲网晶幕，如一个直径丈大的水晶球体，左右一阵翻滚，迫得七老同时一窒。

突然——

左手连扬，“雪山神芒”，脱手疾射，如蓬蓬针雨，又好像滔天巨浪中的反射霞光，千丝万缕，罩向七老。

七老倏觉晶光刺眼的飞芒，密密麻麻，如疾雨般朝全身射来，忙不迭的剑扫袖挥，布起一层劲幕，方才勉强挡住，但那神芒，却如三秋霉雨，绵绵不绝。

莫看那细小飞芒，从雪山魔女掌中发出，劲势极强，触剑叮叮有声，就在七老一阵忙乱之时，阵势一松，雪山魔女，疾似闪电的一飘一闪，竟然脱出剑挥之外。

昆仑七老不由脸上阵燥热，面红过耳。

想不到以七老之威，竟然吃瘪在一个少女手下。

场外各门派高手，不禁一阵鼓噪。

雪山魔女，半身浴血，一袭白色宫装，被肩头上的血，染成朵朵鲜艳的桃花。面容凄厉，鬓发散乱，但仍掩不了她那绝世芳姿。

冷眼一瞥昆仑七老，恨声道：“名门正派的昆仑七老，也不过尔尔！”话中满含轻视之意。

以七老的名望地位，既已失着，当然不好意思再行出手，闻言之后，气得浑身簌簌而抖。

这句话却激起了各门派高手的公愤。

武当十子的七子，方才落败，心中恨怒并进，见对方已然负伤，而且久战必然力竭，甘冒乘人于危的大不韪，首先怒喝一声，仗剑而出。

其余门派中高手，除峨眉一派，格于佛印禅师在场，不敢出前，其余的纷纷向雪山魔女逼来！

眼看一场杀劫，在所不免。

佛印禅师，为此行之首，见状大急，他知道雪山魔女的功力，已到了顶峰地方，如果混战发生，死伤决无法避免。

当下，朗宣一声佛号，摇手阻止。

但，各门派的人，心切自己同门被杀之仇，恍若未见，仍然蜂

涌般欺身上步，逼向雪山魔女。

佛印禅师，心头电转，如果要避免这一场血劫，只有他先行出手，制住雪山魔女，才能阻住众人……

雪山魔女，目眦欲裂，杀机直透华盖，凄厉的向佛印禅师高叫道：“老和尚，赶尽杀绝，不留余地，小女子要放肆了！”

声还未落，一个白色人影，好像脱弩之箭般射向迫来的众高手，身法之奇快巧捷，惊人已极。

声还未落，一个白色人影，好像脱弩之箭般射向迫来的众高手，身法之奇快巧捷，惊人已极。

佛印禅师竟然不及阻止，急得连宣佛号。

刹那之间，寒芒蔽空，劲风呼啸，喝叱连连。

势如飞瀑怒潮，狂涛汹涌。

白影闪处，浪裂波分，惨号倏起。

佛印禅师，运足丹田内力，暴出一声狮子吼，有如黄钟大吕，晴天焦雷，声震天地，震得场中各人，耳膜欲裂，不禁纷纷停手。

灰影掠空，疾逾流星的射落雪山魔女身前。

各门派高手，只好退身让步。

只这一眨眼之间，地上已躺下了九人之多。

雪山魔女，双目赤红如火，满面凄厉，配上蒸蒸杀气，形状骇人已极，直瞪着佛印禅师。

“我佛慈悲，恕弟子要开杀戒了！”

佛印禅师双目如电炬，扫掠了地上死伤的各门派弟子一眼，向西合什低首，沉声祝告。

说毕，转身面对雪山魔女，庄严肃穆的道：“老纳本上天好生之德，我佛慈悲之旨，最后奉劝女施主回头是岸，随老纳回转峨眉，以免……”

雪山魔女不待佛印禅师说完，惨厉已极的一笑道：“老和尚，用不着猫哭老鼠假慈悲，本姑娘虽身为女子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决

不俯首乞命，动手吧！”

佛印禅师，在五大门派之中，辈份极尊，功力已致化境，与少林寺的慧光老和尚相较，只一筹之差，慧光老和尚三掌把司徒文击成重伤，则佛印禅师的功力，可以想见，而雪山魔女的功力，较之司徒文，又低了二三筹。此次佛印禅师，膺五大门派重托，率领高手五十人，截拿雪山魔女。

他至此已忍无可忍，面色一寒。

双掌左右交叉，平然轻轻推出。

雪山魔女骤觉一股软绵绵的劲风，轻拂过来，她却不敢小觑老和尚这轻轻的一掌，凝神壹志，左掌贯足十成功劲，平推而出，右手长剑，颤起朵朵剑花，直袭对方上盘十二大穴。

谁知佛印禅师那股轻柔掌力，潜劲重逾山岳，右手长剑，竟然刺不出去，反被潜劲震得向旁直荡开去。

左手十成功劲的一掌，也告接实，响起一串珠爆响声，自己周身气血，突然起了一阵极大的震荡，心脉震动甚巨，气翻血涌，胸头如中千斤巨锤，一口逆血，几乎夺口而出，踉跄退了五步，方才立稳身形。

佛印禅师，看得心头一震，他万没想到雪山魔女能够接下自己如此的一击，而不受伤倒地。

刚才他揣测，这一掌，对方非倒地不可。

场周各门派高手，不禁齐齐变色。

放眼武林，这女魔的功力，已少有人能和她颉颃。

佛印禅师，老脸变色，沉声喝道：“女施主功力果然不凡，看第二掌！”

双掌倏然一分，突然十指箕张，一弹一震，一股极巨掌力，有如山崩海啸，刚猛无俦，疾卷向雪山魔女。

但这不是杀着，杀着是在这片巨大狂飚中的十缕锐利无比的劲风，其势之强，足可洞穿金石。

雪山魔女，一双杏眼射出了火花，长剑归鞘，娇喝一声，强忍着汹涌翻腾的气血，气运掌心，真元归一，两只纤纤玉掌，疾推而出，一股掌劲，宛若惊涛拍岸，巨浪排空般卷涌过去，劲道之强，无可比拟。

这一招，雪山魔女使尽了全身功力，威力自也非同小可。

“轰！”的一声巨响，两股真气，互撞一处，劲力激荡，旋风成涡，震得四周众高手耳鸣心跳，锐风万啸中——

雪山魔女，哼了一声，脑晕目眩，一阵气翻血涌，脚步疾颤，噤！噤！噤，一连后退了七八步，摇摇欲坠，樱口一张，喷出一口鲜血。

佛印禅师，也被震退了一步。

老和尚这一骇，真个非同小可，此掌已凝聚本身十成真力，而且暗藏一招绝妙招数仍然不能击倒她，心内立刻泛起一个念头，非把她擒捉不可，否则以她的高绝武功，再加上嗜杀成性，后患何堪设想。

其实雪山魔女固然杀心极重，但死在她手中的，全是垂涎她的美色的不屑之徒，可以说，自取其死，但武林中，许多事，在表面上看来，很难分出是非曲直。

当下佛印禅师，面色凝重已极的猛喝一声：

“第三掌！”

凝聚起十二成功力，双掌骤然平推而出，恍若平地涌起风云，一股窒人气息的凛冽劲气，充塞整个空间，挟着夺人魂魄的威势，卷向雪山魔女。

雪山魔女，第二次接掌时，五脏六腑，已然受创，但觉真气不调，浑身疲软，全靠一股倔强的傲性支持住。

此刻，只见风漫卷而到，较前两掌更为强劲。

口中发出一声厉笑，有如临死前的哀鸣。

她明白，这一掌可能就要使她遗恨千古，一瞑不视。

芳心一横，双掌迸出全部残存真气，猛然疾推而出……

猛闻一阵响彻九霄，震撼山岳的声响——

雪山魔女，只觉眼前一黑，整个娇躯，直被一股巨大潜力，托飞三丈开外，“叭哒”一声，击起漫天尘沙。

“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！”佛印禅师虽然击倒了雪山魔女，但也感到一阵气喘力促，低眉合十，宣了一声佛号。

四周各门派高手，纷纷围上前来！

但雪山魔女，仍没被震晕过去，她缓缓仰起头来，花容煞白，口角缓缓渗出血红，秀发散乱，配合着她浑身血债，形状凄厉已极。

她怨毒的瞥了众人一眼，她想她活得不会久了。

她闭上秀目，口中喃喃道：“文弟！文弟！兰姐完了！我永远也不会恨你，我今生只爱你一人，你的兰姐现在将要与世长辞了，一切烦恼忧愁也得到了大解脱，文弟……”

娇躯一阵抽搐之后，她逐渐步入一个无何有之乡。

于是——

江湖上盛传着两件大事：

怪手书生司徒文，在决战千招之后，掌劈称尊大漠的“大漠驼叟”，铁笛击败二十年前，武林中闻名变色的银杖骷髏令主。

雪山魔女，遭受五大门派五十余高手围攻，被擒捉押返峨眉下山，下落不明生死未卜。

……

且说怪手书生司徒文，在击败银杖骷髏令主之后，一心记挂着被逍遥居士，扣留在李家堡的母亲和姐姐，毅然离开了雪山魔女，一路披星戴月的朝李家堡紧赶。

一路上，思潮泉涌，起伏激荡！

雪山魔女凄切哀怨的双眸，一直迭现在他的脑海，挥之不

去，他并不是不爱她，但他又不愿去爱她！

他认定她是一个无耻淫贱的女子，但她的绝世风姿，和她迭次对他的援手大德，又使他似乎放不下她。

剪不断，理还乱，他陷在矛盾的涡流中。

他又想到那孤零的小鸟依人般的淘气姑娘，公羊蕙兰，他的未婚妻室，此刻，行踪何处，难道已遭了……

他不敢往下深想。

五年来，寝寐不忘的血海深仇，到现在仍未得报，虽然知悉了仇家是天毒掌门“天毒尊者”和另外的九个人，但，仇踪何处，他不由发出一声悠长叹。

母亲和姐姐，母子姐弟，相逢不识，亲情如陌路。

逍遥居士，看外表道貌岸然，俨若高人迥外，想不道却是江湖鬼捩之辈，竟然扣留母姐，传柬要以“玄天密录”作为交换，“玄天密录”，已随古墓被炸毁而沉沦，即使有，我岂能交与你这等魑魅之徒。

想到此地，不由热血沸腾，目眦欲裂，恨不能立刻寻到逍遥居士，把他立毙掌下，方消得心头之恨。

胸中一阵热血沸腾，不由撮口发出一声长啸。

啸声如鹤戾长空，传出老远。

啸声甫歇，蓦听前面森中，传来一粗一细的两声哈哈狂笑，听这笑声，决不是无因而发。

捷逾电闪的身形，半空中妙曼的一个盘旋，已如鹰隼般投林而入，星目转处，竟然不见半个人影。

心中大感奇怪，以自己的速度而论，闻声缓势，投身入林，和那一粗一细的阴阳怪气的笑声停歇时间，差不多同在一时，难道这发笑的不是人而是鬼不成。

但现在日影尚存，至多申酉之交，鬼也不会恁早出现呀。

面对树林，恰当官道之旁，宽不及三亩，一眼即可了然。